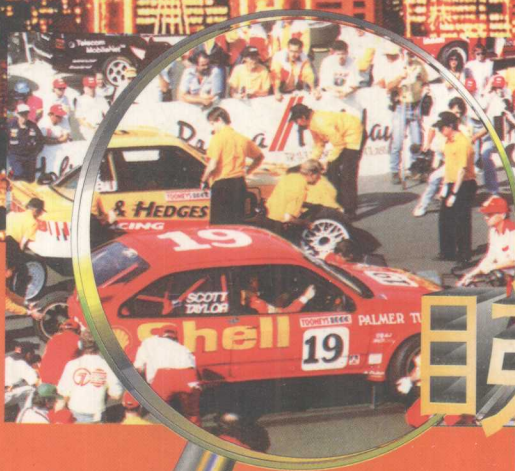


香港社会

XIANG GANG FENG QING CONG SHU

睇真的



港风情杂志社编
东人民出版社

58
2

香港社会睇真啲

广东香港风情杂志社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12 986

责任编辑:袁灿华

魏书苗

封面设计:陈奕秋

责任技编:黄秉行

资料校对:廖素文

香港社会睇真啲

广东香港风情杂志社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厂地:广州市应元路大华街)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00,000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218-02329-0/G·514

定价:8.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香港风情丛书》编委会

陈海烈	袁灿华	王 刚
刘启法	许中儒	吴志坚
许宝镇	魏书苗	

目 录

人心思归热“九七”	许中儒 (1)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许中儒 (7)
离婚怨曲	草 田 (19)
“二奶”哀歌	草 田 (27)
移民悲喜录	紫 鹃 (35)
“爱恨交缠”话宾妹	许中儒 (49)
议员——永远议不完	钟 怡 (60)
性骚扰的困扰	史 叔 (69)
香港地铁见闻种种	金 峰 (80)
香港香港 人多“碗”少	岷 子 (90)
冤狱余生	刘筱晶 (94)
世界名车 鏖战香江	许中儒 (100)
购物天堂“招”多少	许中儒 (109)
香港房地产大决战	草 田 (121)
都市博彩梦	许中儒 (129)
穿越商海的漂亮女人	欧阳舟 (136)
风生水起旅行社	草 田 (141)
广告界烽烟四起	萧 月 (149)
色情大厦盛衰录	李北方 (158)
香港“裸文化”面面观	许中儒 (163)

香港报业杀戮战	李北方 (172)
香港女记者写真	紫 鹃 (180)
香港漫画风云	草 田 (188)
假药迷魂阵	闻 一 (197)
屯门色魔落网记	春 华 (203)
二亿港元大骗案	春 华 (208)
春宵一刻值万金	易同肖 (211)

人心思归热“九七”

许中儒

北京，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巍然相对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屹立着一块巨幅的“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宣传牌，不停息地闪动着年、月、日乃至时、分、秒，每一闪动，都牵系着全国人民翘首企盼香港回到祖国怀抱的那亿亿万万颗激动的心；

深圳，罗湖关口，同样有这样一块“香港回归祖国”的倒计时宣传牌，令每天往来如潮的国人、港客，心底下都难以按捺地掂量：快了，还有××天，我们就无间地融为一体，那强蒙于炎黄子孙头上的历史耻辱，很快将永远不复存在；

香港，社会各界、万千市民，更早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那一天起，在各自的心目中，就开始置上了一块心照不宣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倒计时牌”。面迎着愈临愈近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在想：身为这历史转折期的见证人，自己应为这难忘的一刻做些什么……

亲历亲为迎“九七”

早在 1991 年, 怡东酒店就推出了 100 间海景套房, 并特地标出“\$ H. K. 1997”这一价格接受客户预订。此举目的无他, 只为满足欲亲身经历“九七”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人士入住。怡东酒店还在广告中专门注明: 旨在亲历历史一刻, 无须支付客房订金。结果, 这 100 间套房甫经推出就被预订一空, 至今 5 年过去了, 未曾听说有谁要退订。

房间只有 100 间, 面对成千上万不惜为亲历这历史一刻而掷千金的富户乃至平民, 这数目确为有限, 于是在“乜都可以炒”的香港, “九七”套房一下子似为“奇货可居”, 更有风声传出有人欲“炒”这批“九七”套房。谁知面对这生意经上机不可失的“一本万利”, 怡东酒店负责人却严正声明: 为杜绝“炒”房, 预订房间者, 一律不准转名。酒店将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倍加保安, 除了小心核对入住旅客是否与预订名单相符外, 更会突击检查, 一切非预订的住客, 一概要在子夜 12 时前, 亦即香港仍在英国管治下的时间内离开, 不准冒名顶替。经商舍利而求义, 怡东酒店此举果然在万千港民迎“九七”的热潮中激起阵阵反响。一时间, 不少酒店纷纷仿效, 以至于能看到大会堂皇后像广场升降旗仪式的附近酒店的临窗客房, 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这两天时间, 一早已订罄; 不少餐厅、

旅行社更匠心独运地推出回归当日的“团圆套餐”、“回归×日游”等预订生意,其用心虽说也为营销盈利,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纪念意义上。

按香港婚姻注册署规定:未婚男女如适龄要注册结婚,须在3个月前到政府大会堂婚姻注册处或各区婚姻注册处登记。然而,谁个不想在回归当日的兴高采烈中成为万众瞩目的新郎新娘;谁个不想自己的小团小囡在这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天降临到这块特别的土地。故不少老人家早早就提醒自己合婚龄的子女或子孙:“明年过了春节,就要早早去大会堂排队注册啦……”香港人讲究择好日子结婚,如去年中秋节前就出现过几十对准新郎新娘在大会堂外露宿排队等注册的盛况。以上虽然可以说仍多少带点传统习俗,但“良辰吉人”又何尝不是悠悠中华文化于每一位后代子孙的启迪啊!以“回归祖国”和“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齐成长”作为历史的记取,这正体现了香港市民对“九七”回归的热情、热衷、热烈!

铭史铭实纪“九七”

1997年7月1日,既是香港结束近百年殖民地历史、回归祖国动人的一刻;同样,它也应该是香港人民、此中尤其是对这100年历史知之甚少的香港青少年,对俱往矣的许许多多殖民地文化印记把准认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镌记铭刻的日子。就正如我们

步入珠江边上广州市的“石室”，知道的不仅它是外国宗教的一所传道处、一座典雅伟岸的哥特式建筑，而更应包括知道它是自鸦片战争始中国像一块肥肉任由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吞食的一个历史印记。有良知的香港文化界、教育界、收藏界，他们迎接“九七”回归的最佳体现，就是抓紧时间收集、保存那许许多多马上将要成为“文物”、“陈迹”却不失为一例例香港历史见证的史料、史实。

这当中首推的是集邮，包括邮票、首日封、邮戳等等。愈近“九七”，殖民地的色彩在香港就愈淡，不少有心人早早就贮好一批英女皇头像的邮票，准备一踏入1997年，就开始逐月、逐周或逐日贴在信封上邮出，务求信封和邮票一直到该年6月30日和7月1日分别盖上香港邮政局最后一个印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邮政局第一枚印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邮戳盖在昔于日这块土地上为万民膜拜的女皇头像上，正象征了回归的历史一刻，可想而知——物轻义重！

另外，“九七”后香港与内地连为一体，最近更经国务院批准，密锣紧鼓地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那么，届时香港市民往返内地还用不用《港澳同胞回乡证》呢？不少热心历史文物收藏的人们早就准备好在1997年6月30日这天专程返回内地，以便在瞬间即成为“历史文物”的《港澳同

胞回乡证》上留下一个严分彼此的两地出入境印记，日后以此作为历史资料教育子孙，也是颇有意义的。此外，将在1997年6月26日这天出版的、末代港督的最后一期《政府宪报》，以及眼下一些显然与“九七”后社会现实不符的饱带殖民色彩的街名路牌等，现在也成了香港市民关注的焦点。

大吉大利“炒”“九七”

回归愈近，香港人表现在对“九七”的热上，还有其显著的一点，就是凡与“九七”有关联的东西都被奉为大吉大利，并不忘记按照香港商品意识异常活跃的这一特性，将那许许多多他们奉之为吉利的东西“炒”得火红火绿。这既可说是香港的社会特征，也可以归结为香港市民的民心所向。

香港一钟表商，专门制造了一款“九七”回归倒计时的工艺座钟，本欲只限于相赠知己良朋，无奈该款座钟一经面世，就被“炒”得火热，使这商家欲罢不能……

10年前，更有一位叫吴宝强的香港市民，以21000港元投得一号码为“HK1997”的车牌。其时，他还不是车主，即自己尚未拥有私家车，但思维敏锐的他却看中了这组颇有历史价值的数字，所以，在当时竞价不太热烈的情况下，他得以较为轻易地竞得这个车牌。谁知，随着“九七”的愈近，要求他割爱的人

就愈多,其间不少人更直接出数十倍的高价向他索购这一车牌。但他始终不为所动,除了对这车牌情有独钟外,他更深信这一组吉祥数字于香港历史的重大意义。去年,竟有他身边的好友劝说他“见好就沽”,并应允帮他以“暗标”的形式兜售这一车牌。这边吴宝强还未答应,那边已有二三十人竞相出价了,其中所标最高的是一位商人,他愿意以 480 万港元的巨额,去购买当初吴宝强仅用 21000 港元投得的这一“HK1997”车牌。正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由此可见香港人民心目中的“1997”,又是何等的催人奋发、予人吉祥、使人鼓舞。目前,据说这车牌在所谓“暗标”中,价格已高踞 600 万港元。

1997 年 7 月 1 日这天,恰巧是星期二,正是香港万民倾注的“六合彩”摘珠(开奖)日。报章还预告,说不定到时还会有“金多宝”奖呢。因为按照香港马会惯例,一年中只春节、端午、中秋这三大传统节日,才会开出比以往多 10 倍的“金多宝”奖。香港回归祖国,此喜当比一年中任何一个节日为重,故猜庆典礼当日有“金多宝”巨奖开,在一般市民心目中这属顺理成章。但大多数市民则认为,无论这天中奖与否,都同样有着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的,毕竟,这是祖国对维护香港安定、繁荣的承诺,也是作为每一香港市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个社会福利奖的亲身参与。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许中儒

“起来，不愿听改编歌的人们”——是年前著名音乐评论人冯礼慈不忍香港流行歌坛长期被“改编”、“填词”充斥而直抒胸臆的呼吁。然而，综观香港众多领域，苦于近百年殖民文化的侵袭，受腐蚀的又何止乐坛、歌曲？上商店购物，若不懂那一个半个英文单词恐怕烦恼多多；但堂堂正正的香港高级教育程度会考，中文不及格者却照常可被录取；这厢传统的中式酒楼惨淡经营、裁员、倒闭，那边一间间新开的西式餐店却如雨后春笋……于是，有人绝非杞人忧天地振臂疾呼：“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且待下文——道来。

从“蜡笔小新”说起

一个5岁大的顽皮小孩，将自己的性器官画成大象模样，笑嘻嘻地向妈咪展示，这般露骨的漫画，是否儿童不宜？电视台每晚10点半，播出根据这漫画摄制而成的卡通片，让小主角向着百万观众“露下体”，

为人父母者要不要关掉电视或转台？——这就是1995年8月在香港颇引起市民及传媒争议的日本卡通人物“蜡笔小新”。

有人为此向广播管理局投诉，表示当局若不制止他就宁可辞官；有人却道貌岸然地说这是“衡量香港开放的试金石”。但无论孰是孰非，“蜡笔小新”这一不足3尺之形象却能揭示香港伦理道德偌大风潮的背后，让关心民族文化的人们睁大眼睛看看：香港电视界、漫画界那触目惊心的危机。

自“蜡笔小新”在周六黄金时段大出风头之后，“无线”一面以节目总监出面，写信向广播管理局投诉，告《蜡笔小新》“有伤风化”，另一面却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安排在同一时间播出由日本青春派偶像江口洋介主演的《同一屋檐下》，实行“以夷制夷”。谁知“亚视”早就严阵以待，《蜡笔小新》余威未了，又大造声势推出另一组日本卡通片《男子当入樽》。结果，一股东瀛电视风席卷香港电视台，除“亚视”、“无线”之外，“卫视”、“有线”也大有生怕却之不恭之虞，纷纷争相购进日本剧集，并密锣紧鼓地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计有：

“卫视”播出《青春无悔》，“有线”播出《番茄小子》，“卫视”播出《人间失格》，“有线”播出《在光辉的季节》，“亚视”播出《没有家的女孩（II）》；“有线”播出《挡不住的爱情》；“无线”播出《东京爱情故事》。

《樱桃小丸子》原来“有线”已播放过，现在“卫视”又在播，并有人力荐“无线”大可播它以撼《蜡笔小新》，因该片在日本被誉为是“清新纯情版”的“蜡笔小新”；

《幽游白书》“无线”已购入，亦计划择有针对性的时间播出；

.....

故此有传媒叹道：电视台这“东瀛大战”，恐怕连“包大人”及“刘、关、张”都要退避三舍！更有传媒嘲道：日本人谓一定要看的影视片叫“必见”，看来，今天日本电视片在香港，才是名副其实的“必见”。

电视界如此，尚可以“波涛汹涌”概之；而香港漫画界被日本漫画的侵袭，则几乎可称为“水漫金山”了。如上述之所以能在香港电视中大行其道、叱咤风云的《蜡笔小新》，其实在去年以漫画版本在香港登陆后，就创下了声势显赫的深厚基根——该书自东立出版社在香港印行中文版，第一集一年内就印了9次，现在更是每两个月出一集，每集售30港元，每集的销量均逾10万册！试以这一数字为计，就可见其影响之广泛和盈利之丰厚了。

近年，日本漫画可谓把香港漫画打得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一时间，昔日在香港市民中家喻户晓的《玉皇朝》、《天下》、《龙虎门》声势颓落，取而代之的、在千千万万香港青少年心目中形成新偶像的却是

《龙珠》、《美少女战士》、《足球小将》、《乱马 1/2》……在今日香港，无论是上班途中的地铁车厢，还是放学回家的林荫道路，随处可见青年男女、学生儿童人手一卷，埋头痴看，趋近一看却原来是新出炉的漫画书《三国志》、《水浒传》，本来是誉满天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可今番改编并绘画者却白纸黑字赫然印着——日本·横山光辉（此君可谓欲绘尽中华文学名著而后快，在这之前就先后推出《史记》、《项羽与刘邦》等）。看此君笔下的“刘、关、张”和“武松、李逵、宋江”，与 60 年代由国内美工所绘的几十册一套的连环画相比，优劣立判，无论从构图、画工、文字等都远远比不上国内作品。然而百般无奈的是：这日本人笔下所绘之中国古籍漫画，却令炎黄之后的万千香港青少年读者看得如痴如醉，每集必追，且以先睹为快。更莫名的是传媒披露：日本不少卡通画的画稿，多是以“加工”形式廉价从中国的画家手中购买，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却拱手相赠，实令人匪夷所思！联想到前不久日本另一个漫画家手冢治虫所绘的《西游记》，并由之改编成由日本艳星宫泽里惠反串男角所饰唐僧的那部被电视界斥之为“有辱中华文化”、“不伦不类”的日本电视片，罗贯中、吴承恩的后人有没有向日本的改编者诉以“盗版”、索以“版税”暂且不计，但每一个略懂中国古代文学的读者，看了之后都是难以容忍接受的。难怪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

际,香港就有传媒明确直呼:“日本人再度侵略香港。”这番维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告诫,令香港电视界、漫画界震撼而猛省:应面对现实好好反思,“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了。

再说语言、饮食、歌曲、教育……

浏览过香港街市的人都感受甚深:倘若你不懂得一句半句的洋文,办什么事都会徒添难度的。如在购物旺地“女人街”,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这厢好几个国内的游客都已花钱购下了十件八件为亲朋好友选购的衣衫,谁知拆开玻璃纸包装一看,竟全是一样尺码的,于是他们七口八舌急嚷着“要换”、“要退”;那边老板娘却分文不退,一再声明:“我早就告诉你们是‘温晒士’(英文 One size,意即一个尺码)。”结果,交易双方为此争吵不休。

这半洋半土、不咸不淡的市井语言,在香港几乎已约定俗成,其中最集大成的一句就是“揸(拿)士的坐的士,入士多(英语 store,意为商店)买多士”。我想,不晓得香港地特殊语言的人,任你翻烂几本《中华词典》或《牛津词典》,也难查出个所以然来。

香港语言中西夹杂,毕竟还属一种口头信息交流的障碍。若生意行业中西夹杂,那就势必会演变成一种经济文化上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了,而殖民文化之下的香港众多行业正是如此。